

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鄭毓瑜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六朝情境美學綜論



ISBN 957-15-0745-8

00200



9 789571 507453

鄭毓瑜 著

六朝情境美學綜論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六朝情境美學綜論/鄭毓瑜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學生,民85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5-0744-X(精裝)

ISBN 957-15-0745-8(平裝)

1.中國文學 - 六朝 (222 - 588) - 評論

820.9027

85002739

六朝情境美學綜論 (全一冊)

著者:鄭

毓

瑜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發行人:丁

文

治

局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三六三四一五六

傳真:三六三三三四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常新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翠華街八巷一三號

電話:九五二四二一九

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七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初版

82094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744-X (精裝)

ISBN 957-15-0745-8 (平裝)

自序

關於六朝美學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爲「人的覺醒」或「文的自覺」兩方面來談^①，前者從才情氣度、形姿神韻來體現人倫之美，後者則由形似綺麗、風骨體勢來發顯藝術美典。不論那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理論的研討、觀念的釐析，也就是偏重於揭示某種審美理想或掘發某種審美律則與革演變的過程。然而，所謂「美」本身，其實很難只是一種孤立於媒介表現上的經驗，「人」身或者「文」章之所以能夠展現或召喚美感，必然是牽涉了觀者與被看者、作者與讀者在觀感世界的角度上、溝通傳達的方式上，乃至於彼此在身份階層、生活品味上，有著某種程度的連係接合；也就因此，不但藝術美典必須與人倫品鑒並比合觀，所有審美律則的建立，又必得奠基於「宇宙秩序」（時空天地）與「社會秩序」（人際交遊、社會集團）之上^②。換言之，對於六朝美學更深廣的探討，就應當是爲了發顯

① 如李澤厚《美的歷程》（《魏晉風度》一章即分由「人的主題」「文的自覺」來談，頁八五——一〇一。（台北：元山書局）

② 葉維廉於〈比較文學叢書總序〉文中，論及導向文化歷史的文學理論，必須顧及「宇宙秩序」、「社會秩序」及「美學秩序」，見氏著《歷史、傳釋與美學》，序文頁十五。（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七十七年）

「人」（包括作者、讀者；觀者、被看者）究竟是以什麼樣的身心態度處在大自然與人文環境中，乃至於可以展現具有美感的實存體驗；而這樣一種交錯時間、空間與社群等多重脈絡的存在關係網，既為審美主體的本然真存，復又為所有人文藝術活動的生發場域，我們稱它為「情境」³。

「情境」美學的探討，既然不僅僅是審美觀念的闡釋，單只是理論性文獻，自然不敷所需，因此本書的研討素材就擴大至於魏晉南北朝各類實際創作作品，試圖透過單篇散行、片言隻語，尋得所謂概念、原則最具體的演練與最豐實的體驗。而由於取材與研析徑路的不同，竟也能意外地獲得許多較為周備的嶄新視角，返過來對原本似已普獲認同的理論本身，提供若干補充或甚至是修訂的效果。

首篇談「知音」與「神思」，可以看作是全書總論。我們發現這兩個原本被單純劃歸於創作論及賞鑒論的藝術觀念，其實是源生於當時極為普遍的周旋交錯的生命情識；不論是「遊目馳情」、「形留神往」的「創作神思」，或是「心照神交」、「神超形越」的「知音評賞」，都可以歸本於人對於一己存有世界的聯類感知。於是，「神思」、「知音」或二者共同的「感興」活動，莫不在在揭示著藝術及生命由「無」至「有」的關鍵：惟「神思」

³ 「情境存有論」參考了鄭金川〈梅洛·龐蒂論身體與空間性〉一文，當代第三十五期。

（感興）乃能遊還調諧並勾連成形、具體成象，於是成就了我、我們與環境的「實在」。

如果「神思」與「知音」正適切地展現藝術美與情境美的合融交匯，那麼即使是應用在文論當中，「神思」也不應只是提取意象的中介手段，它其實總括「神」與「物」、「志」與「辭」的內外雙方，而成爲勾劃、引顯「神與物遊」最完整的網系脈絡；然則創作最大的意義毋寧也就在這裡，是爲了表現這一份距離位移，開顯這一種關係動態，而成就一個當下湧現、全盤包孕的文學事件^④。其次，關於「知音」，也就很難以完全不假語言分析的直覺默會，或是檢定體類、風格表現的具體標準來加以定義。一方面它得以透過「（神）思（之）理」來掌握作品、體現作者，所以並非神秘不可知；一方面，「知音」又不懂止於客觀的評價優劣，而是透過「情」與「文」、「作者」與「讀者」雙方的拉鋸、步趨進而聯集、馳引出一個能動、和諧的新關係世界。（本文原載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台大中文學報》第六期）

底下三篇，則依次由六朝士人於時間、空間與社群關係中的觀感型態、存有規模，進行對「情境」美學的分論。

- ④ 葉維廉曾提到文學要呈現的應該是「全面感受」，「是具體事物從整體現象中的湧現，是活動的，不是靜止的，是一種『發生』，在『發生』之『際』，不是概念和意義可以包孕的。」見〈中國古典詩中的一種傳釋活動〉，同
- ②，頁六七。

魏晉以來的詩文作品中，感時歎逝、思舊懷遠的主題，幾乎無處不在，而可以說是當時士人共同的悲情。〈推移中的瞬間〉一文，深入探討了歎逝、思舊情懷本身所具有的內在迴旋結構——既歸返已逝的過去、又回到行進間的未來，就因為有「過去」與「未來」的相對時位，「現在」得以被標示出來；換言之，「現在」因為存在於時間流移之中，與時間的種向度相互關涉參錯，而成為可以被具體感知到的「瞬間」。緣由這思前想後的無盡迴旋，追憶主體於是可以形成連續、整一的「此（時我）」在「體驗」，而相拒於線性時流中紛然如逝、模糊碎裂的人生觀感；然則「歎逝」「思舊」非但不是表象上的哀傷頹靡，反倒擁有出入時間之流的最大自由，因而可以持續探詢生存，而賦予最意味深長、乃至悲壯崇高的解釋！

〈觀看與存有〉一文，則是藉由「觀看」之道，來尋索晉宋士人如何以「眼」見先於「心」想，而企圖用這新視窗體現本然存有的「寓目」美學觀。一方面從人物品鑒裡，可以發現觀人者如何重視「望」與「見」，一見可以改觀，而遙望足以興歎，透過察言觀色或是直鑒本形，乃至人、物交織的全景式觀照，對象與觀者便在這一體共有的新境中得到全新的表現。另一方面，則藉由對山水詩作的討論，進一步發現觀物者也正是以眼目見聞的聲色、身體歷經的形勢，來構現出一個真實不扭曲、活潑不僵化的本然世界；換言之，這是由人與山水共同完成的寓目實存——由於我的身目投注，表現了真山實水，而在水山的本質結構中有我的中心席位。於是，基於這樣的空間觀感，再重新理解歷來被批評為情、景兩分的謝

靈運詩，或許才能恍然正視，巧構形似的山水詩人對於寓目之美觀、蘊真之實景有何等嶄新的體驗與深遠的拓展。（本文原發表於一九九五年十月新文豐出版《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

最後，由自然的時空環境，談到群體結構的人文環境，我們舉鄴下文士集團為例，探討身份地位、階層屬性等種種社會條件對構顯或認同「自我」的影響。首先分辨出曹魏「文人」乃獨立於政治體系（包括武將、策士）之外的社會新階層；於是欲瞭解其生活實況，就唯有從最切合文人身份、最能展現文學才能的公讌場合及戲遊活動入手；換言之，歷來被視為酬酢應答的公讌諸作反倒成為最能表徵建安文士集團的本色正格。其次，因為立足於公讌戲遊的生活本質，才發現建安文人慷慨磊落的存有姿態，並非如向來詩評所稱完全是因為興寄「遭亂流寓」之傷情或「建功立業」之雄圖，而其實更直接是來自遊園讌飲之際，任氣使才、神思想像的旁若無人以及賦詩清談之後的釋鬱同歡所共同構成的「大丈夫之樂」，進一步還可以說是源由對辭章創作本身價值的看重、對文人生命意義的提舉——所謂「君子壯志」的自命與自視。最後，在公宴生活體系、文人角色扮演的雙重驗證下，所謂曹魏時期「文學」地位的獨立，方不致淪為文學批評史上的抽象理論，而可以顯現為堅實、具體的文化現象。（本文原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台北文津出版社《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很多時候，寫作論文和日常生活好像是互不關涉的兩回事，可是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卻深刻感覺到學術研究原本也就是爲了體認存有情境，而可以和真實生活完整的交融、具體的契合。於是，回首來時，在字裡行間浮現的是曾經這樣活著的我；而路，通向遙遠無盡的未來，我只有持續努力！

鄭毓瑜

民國八十五年春初於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知音與神思：六朝人周旋交錯的生命情識

與神思：六朝人周旋交錯的生命情識

一、創作神思：形神、言意的遊還調諧

(一) 感物興想、目想耳存與形留神往

(二) 周旋連類與多意遠韻

(三) 「緣情」及「神與物遊」

二、知音評賞：人我、文情的扣答周旋

(一) 尋翫滋味，鏡照思理（風格）

(二) 神交顧觀，感文興想

(三) 所謂「知音」

四

六

一三

二一

三〇

三二

三八

四七

三、感興與存有：由「無」至「有」的創意人生	五二
-----------------------	----

推移中的瞬間——六朝士人於「歎逝」、「思舊」中的「現在」體驗	六一
--------------------------------	----

前言	六一
----	----

一、矢量時間中的如逝風景	六六
--------------	----

(一) 空間沒入時間之中	六七
--------------	----

(二) 疾促與不可逆轉的人生困境	七〇
------------------	----

(三) 紛然消逝的自我圖像	七五
---------------	----

二、「歸返過去」與「回到未來」的無盡迴旋	七九
----------------------	----

(一) 不朽的憑據	八〇
-----------	----

(二) 臨場與迴旋	八六
-----------	----

(三) 「現在」的證成	九七
-------------	----

三、「思舊」的「悲劇」意義	一〇六
---------------	-----

(一) 意味深長的解釋	一〇七
-------------	-----

(二) 自由與抉擇	一一二
-----------	-----

觀看與存有——試論六朝由人倫品鑒至於山水詩的寓目美學觀	一一二
-----------------------------	-----

一、前言：比興意象與寓目物色	一二一
二、由見貌、即形至於遙望全景的人倫品鑒	一二五
三、靈運山水詩中的「寓目之美觀」	一四二
四、結語：山水以形媚道	一六六

試論公謙詩之於鄴下文士集團的象徵意義	一七一
--------------------	-----

一、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公謙詩的慷慨本色	一七六
二、不及世事、不干勢權：超越政治的文學新階層	一八六
三、君子之壯志、大丈夫之樂：建安文士戲遊生活及其意義	二〇四
四、結語：人生劇場的臺前幕後	二一六

參考書目舉要	二一九
--------	-----

知音與神思

——六朝人周旋交錯的生命情識

魏晉以來是中國文學理論正式奠立的時期，自曹丕的「文氣」說、陸機所謂「緣情」，至齊梁劉勰於文心巨著中，提舉如「神思」、「風骨」、「定勢」、「知音」等觀念，一直是研治六朝文論者注意探究的焦點。但是，一般都屬於個別觀念的討論，鮮少就彼此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分析，這很容易使得詮釋的結果變得孤立，或不免於武斷，而失去與其他觀念相互發明、闡揚，以更臻全備的可能。比如本文將要談的「知音」與「神思」，前者明顯是批評論的範疇，後者則屬於創作論，所以劉勰的「知音」或許是客觀的文體分析法，^①「神思」篇或許是論述文學的構思想像，^②而神思想像與知音評析又似乎永遠是不相干連的議題。然而《列子》〈湯問〉篇曾如此記載伯牙子期事：

① 如顏崑陽先生即認為劉勰的「知音」說是「文體論的批評」，見〈文心雕龍「知音」觀念析論〉，收入《中國文學批評》第一集，頁二〇四。（臺北：學生書局，民八十一年）。

② 可參考如邱世友〈劉勰論神思〉、肖洪林〈劉勰論藝術想像的特徵〉（《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等文。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這則著名的知音故事最早見於《呂氏春秋》〈本味〉篇，但是自「伯牙所念」底下，卻是成於魏晉的《列子》一書所增加的文字。「伯牙所念」指的是援琴鼓奏時「在高山」或「在流水」之志，而「游於泰山之陰」至於「更造崩山之音」猶爲所「志」所「念」再一次詳細、生動的演出過程。因此鍾子期「必得之」，所窮盡之「趣」，就是表現於琴曲中的伯牙之志念，亦即伯牙所嘆「子之聽夫志」、「猶吾心也」。但是〈湯問〉篇這則資料，除了透露「知音」是必須「知其志」，而且是憑依對作品結構特質（如音色曲風之「峨峨」、「洋洋」）之掌握外，更重要的是以「想像」一詞來指稱子期如何由聆聽具體的曲操作品乃至於感知伯牙內在心志的方式（或說是過程）。③而由於「吾心」或吾「志」，其實又不僅僅用悲喜哀

③ 蔡英俊先生、顏崑陽先生近日相繼由〈湯問篇〉的資料論述「知音」觀念，卻皆未注意「想像」一詞的意指、作用。（蔡文題爲〈知音探源〉，與顏文皆收入《中國文學批評》第一集）。

樂即足以定義，它是在山、臨水、逢巖、遇霖而興發；換言之，「想像猶吾心」不僅是內容、意旨的理解，更是作者託志寄心的創作方式之再體驗，「想像」根本是追摹創作心靈的批評活動。然則欲探究六朝文學批評的「知音」觀，惟以觸物興思、情動辭（音）發的「想像」——即所謂「神思」論，作為首要前提，方能明示其具體依據，而避免流於神秘默會；④而創作上的「神思」也因爲批評者的再次親歷，而得以由中介手段進而參與作品的表現，不但肯定其存在之必要，也進而顯豁其美感價值。

由於本文的目的在發顯「神思」與「知音」共通的感知或觸興方式，以及因此於成果上的聯係引生，故有關神思的準備工夫，如練才、虛靜，⑤或知音養成手段，如「博覽」或去「今古」之偏見，⑥乃至二者在對象、步驟上的種種差異（如創作始於「感物」，批評始於「觀文」）等，都可以參考已有的單論「神思」或「知音」之論著，本文不擬再談。而也因爲個別文學觀念的研究歷來都是以理論性的文獻爲主，本文將盡量避免再去重複排比這些資

- ④ 蔡英俊先生以爲伯牙、子期之「知音」，「似乎是不需要透過任何外在的言辭予以明示」，顏崑陽先生說從文學批評的方法而言，這種詮釋活動「充滿神秘經驗性格」（見③，頁一〇三、二〇三）
- ⑤ 《文心·神思》曰：「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深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
- ⑥ 如《文心·知音》論及批評所患在「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僞迷真」或「知多偏好，人莫圓該」。